

再赴獅城

過完年，正月初八，就要帶著我的話劇《德齡與慈禧》去新加坡。這已經是我的劇作第三次去到新加坡，前兩次是話劇《天下第一樓》。第一次到訪新加坡，已經是30多年前，北京人民藝術院首次出訪新加坡，記得演出的劇場很大，設施有些陳舊，看戲的觀眾不知是對劇情不太理解，還是不懂普通話，掌聲和反響都不算熱烈，這是在《天下第一樓》多次出訪演出中少見的。第二次是2017年，也是《天下第一樓》，也是新加坡，這次可大不相同。

《天下第一樓》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俗稱「榴槤劇院」）演出。這是新加坡政府受悉尼歌劇院啟發，籌建的地標性文化場館，劇院坐落在入海口，隔著一道水灣與魚尾獅公園相望，遠處是金融摩天大樓、政府大廈、國會大廈、亞洲文明博物館，是政治與文化中心。劇場造型靈感來自熱帶水果榴槤，兩瓣拱形屋頂，外覆數千片三角形鉛鋅遮陽板，融入昆蟲復眼，金屬板在太陽照射下呈現光與影的變幻，是一座國際水平的演出場地。

《天下第一樓》第二次到新加坡，戲票一早售罄，「榴槤劇院」4層樓，2,000多座位全部滿座，普通話演出，附有中英文字幕，幾乎每一句台詞觀眾都有反

應，演出效果出奇好。濱海藝術中心高級節目監製李國銘先生對我的戲有了信心，《德齡與慈禧》開始內地巡演就相邀到新加坡演出，可惜一場疫情中斷了數年，但他沒忘記。他在今年華藝節的寄語中說：「最近我對這兩樣東西特別上心——方言，以及中國各個朝代史。方言自帶暖意，一聽到就讓我感覺更貼近自己的福建鄉。至於中國朝代史，則是在聽了許多相關播客後，越聽越想繼續挖掘的歷史寶藏。正是這兩股『文化磁力』，激發了2026年華藝節的策劃靈感，將繼續匯聚來自全球與新加坡的頂尖華人藝術家，讓傳奇故事在多元的藝術形式中重生、再生。在濱海藝術中心劇院上演的開幕大戲《德齡與慈禧》，是華藝節首次將中國宮廷故事搬上舞台。劇中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和受西方教育的德齡，在時代巨變的洪流中浮沉掙扎，人物刻畫飽滿而動人。作品出自著名劇作家何冀平，自2019年（1998年香港首演）演出以來，在中國各地巡演，收穫熱烈回響。我們非常興奮把這版本帶到新加坡，讓晚清宮廷的波譎雲詭再度鮮活呈現。」

《德齡與慈禧》是我在香港寫成的一台講述中西文化的宮廷戲，20多年來不停演出，希望這部中西融合的歷史與現代的故事，受到獅城觀眾的喜歡。

正月十五丁火相傳

吾鄉屏山鄧氏宗祠於本年正月十二（2月28日）開燈，十五元宵（3月3日）完燈，繼去年啟動沉寂大半個世紀的「丁火相傳」之傳統活動後，今年再接再厲，漸次由年輕一輩子任傳承舉行。喜見已解決將傳統紙燈籠掛起事項，兩隻比成人還要高、製作精美的大燈籠於馬年到來之前，已安穩擺放在宗祠祖宗牌位兩邊，靜待吉日。

丁火相傳「點燈活動」於新界原居民圍村盛行。去年之前，若網上找尋正月十五及屏山點燈，結果：屏山樓口村及山度（山下）村。網上雖然遺漏，屏山三圍六村之灰沙圍原來持之以恒，一直舉辦點燈儀式。

屏山鄧族去年穿越時空，將失落慶典超過大半個世紀的空隙填補，可喜即成媒體爭相報導的本土傳統文化盛事，相信今年正月十五完燈當日，尤其晚上舉行千人五福臨門屏山傳統盆菜宴及有舞獅表演、明星歌手獻藝，鄧氏宗祠及祠前廣場，以及周邊喬二公祠、觀廷書室等，將有本鄉弟兄姐妹及海內外遊客踴躍參與，呈現萬人空巷之盛況。

細說從頭……

撩起自己對正月十五傳統點燈活動興趣，源於被同宗漫畫家鄧達軒邀請，參與他們錦田鄉鄧族每年正月十四晚傳統美味盆菜宴，繼而十五早上觀賞點燈慶典，留下深刻印象。

大概十五六年前，在下騎爬山單車興趣正旺，每逢得閒跳上單車遠者環繞新



● 屏山鄧族正月點燈慶典，去年復辦吾鄉大半個世紀，去年復辦吾鄉大半個世紀，去年復辦吾鄉大半個世紀，去年復辦吾鄉大半個世紀。作者供圖

成長的代價太大

在內地一個頗受娛樂圈人重視的選舉活動中，喜見香港歌影視界的風雲人物如歌后容祖兒、影后惠英紅、視后余詩曼（阿余）等出現，為活動增添不少吸引力。

這些年，香港民眾北上內地吃喝玩樂已不是什麼新聞，在內地各省市尋求發展的香港演藝人員亦不少，不過最為內地觀眾喜歡的是余詩曼、惠英紅、容祖兒、林子祥、葉倩文等，活動現場見阿余似被某些東西絆倒時，內地觀眾所關心的是她是否受傷？不像某些「黑心人」想的是「儀態盡失」情景。阿余當時的反應和舉止在很多粉絲眼裏卻是一種臨危不亂和專業度極高的表現。

憑借電視劇《新聞女王2》阿余被形容為再度翻紅，人氣高企，於內地的排場排得滿滿當當，並獲內地觀眾認同為一位「年度實力演員」。在圈中，很多人指阿余待人處事表現出誠懇的心態，阿余則認為是她自己不忍看到新人遭受風雨拍打得厲害，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而她不過是當時送上幾句安慰或鼓勵的說話，有人將說話化作動力：「雖然我已50歲了，但所謂高處不算高，希望能再闖出更高峰的。有前輩說過演員是為角色人物服務的，任何角色演員都先要尋求跟角色共情之處，然後觀眾才能與演員的演出共情，這些說話我永遠記着！」

阿余還表示：「老生常談的是各人際遇不同，可是任何付出都跟個人的性格和目標有關，我不否認自己是被觀眾看到的其中一個幸運者，現在的我想演的角色人物是一些更民生貼地的，打扮樸素一點，不用化妝去扮演某個角色，最好是反映現實社會等等，也是一種挑戰。而且我不覺得自己有多厲害，因為人上有人，希望自己每次都有進步，事關別人的爭議也帶着個人觀感。」講得對，反觀阿余希望再闖高峰，事關做人要貪心才有野心向前呀！

動物界顏王之年

終生遊學 項平生

美學這東西，雖然虛無縹緲，但是古今中外，動物界中的顏值之王，肯定不是豬蛇牛羊，而是形、神、氣、韻完美統一的馬。

自古以來人類崇尚肌肉線條，而鄙視「成堆」的脂肪。你也可以辯論肥豬其實媲美楊貴妃，但是真正的動物界西施是馬，法國博物學家布封說「馬是身材高大而身體各部分配合得最勻稱、最優美的」，頭小頸長、肩背流暢、四肢修長、肌肉緊緻，無一處冗餘，比例近乎完美。

古希臘諺語：「馬是人類最忠實的夥伴，也是最美的造物。」但中文的「美」，來源實為「大羊」，難道古人認為羊比馬更美嗎？《說文》解釋，古字「美」是「味美」，並不是現代意義的「美麗」。

海明威也說過：「馬是唯一能讓你同時感受到速度、力量與優雅的動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於是來了烏拉圭學習騎馬。烏拉圭90%的國土都是草原及農場，我住的這家民宿有一位練馬師Sylvia，原本是德國慕尼黑銀行家，懂多國語言，辭工後來到烏拉圭農場，由每天對着電腦變成對着駿馬，她更享受這裏無拘無束的生活，「歡迎來到萬寶路的世界！」

Sylvia教我騎馬之前，Miguel教我第一步，先和馬匹建立信任，就是用擦子幫牠擦毛，同牠有眼神溝通。第二步就是怎樣用繩繩控制馬匹方向，拉向左邊，馬會向左轉。微微拉向後，即代表停下。用腳踢馬的腹部，代表向前行，越大力踢，馬的速度越快。

上馬後，Sylvia帶我在草地上開始慢慢踱步，十分簡單。踱步一個圈後，開始加速，小步跑，拋上拋落，跌在硬梆梆馬鞍上，屁股開始感到疼痛。Sylvia教我感受馬匹的節奏，和馬匹配合上同落，就會沒有痛楚。我心裏唸：「我要做三毛！」分了神，就開始沒有那麼痛了。然後到另一邊的草地開始真正騎馬快跑。

恭祝各位讀者馬年飛黃騰達，龍馬精神，馬上健康，馬上發財！



● 筆者攝於烏拉圭馬場。作者供圖

寵物明星

細說星光 叢仁

這陣子內地新劇的選擇並不多，春節期間除了出外看賀歲片，在家還看了一套2023年的舊劇，40集都市萌寵治愈喜劇《甜蜜的你》，由黃子韜、王鶴潤領銜主演。這部劇以「田林動物醫院」為背景，講述了獸醫與總裁因寵緣緣，共同經營醫院並收穫愛情的故事。

筆者是個愛狗之人，對這套寵物劇的故事自然深感興趣，「霸道總裁+甜妹獸醫」的設定是劇情的主軸，獸醫田甜（王鶴潤飾）因父親病重，臨危受命接管瀕臨倒閉的「田林動物醫院」。與此同時，獸業企業總裁沈凡（黃子韜飾）為完成家族考驗，選擇投資這家醫院。兩人從「歡喜冤家」到「事業夥伴」，最終佳偶天成。

不過更令筆者感興趣的是通過電視劇能了解更多寵物醫院的日常運作，只花了幾天就看完這套40集長劇。劇中主角都不算一線演員，反而劇中萌寵「卡洛」（薩摩耶）的互動畫面非常治愈是吸睛的亮點，拍攝寵物難度高，這劇的剪接十分自然流暢，令觀眾看得投入。

劇情中描述的田林動物醫院，反映現在內地各行各業的硬件配套都極具水平，與香港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內地寵物醫院行業正處

在高速增長與深度整合並行的關鍵狀態。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千億藍海」市場，但賺錢並不容易，行業正在經歷從「野生生長」到「精耕細作」的轉型。2025年內地寵物醫療市場規模已突破1,20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保持在15%以上，遠超整體寵物經濟增速。

目前全國備案有效的動物診療機構約2.4萬家，其中廣東、江蘇、山東等經濟發達省份數量最多。香港寵物產業規模也不斷發展，目前已突破62億港元，港人每月平均寵物支出達2,000港元以上，醫療保健是核心增長點。全港註冊獸醫診所數量亦快速增長，目前總數已達約300間。

根據香港立法會秘書處2025年的數據顯示，香港市民飼養的狗隻數目約為30.4萬隻。綜合民間機構推算，目前香港貓狗總數可能在40萬至54萬隻之間，大概分布在24萬個家庭中，這是一個很大的人口比例，也存在一個很大的商機，不過和內地市場同樣遇到一些發展阻力，就是獸醫供應不足，這相信是未來人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而非AI可取代的崗位。

提起狗明星，相信有一定年紀的朋友必定記得《神犬拉茜》，當年在TVB熱播的以動物為主角的製作，據說歷代重拍的電影/劇集，都是用上一代直系後裔的牧羊犬飾演的傳承模式。



● 《甜蜜的你》劇照 作者供圖

鄉村的螢火

百家廊 高衛國

鄉村的螢火是種在我心裏的星光。夏夜交晚，在堤坡、河畔、草叢間、池塘邊、田野裏，有一種小蟲飄來飄去，一閃一閃給黑夜帶來光明，那便是螢火蟲。往往是天剛黑下來，一隻螢火蟲起來，又一隻螢火蟲起來，它們成群結隊地飛起來，一閃一閃很好看。我和小夥伴兒就追着螢火蟲跑，有時把它捧在手心，有時把它們裝進玻璃瓶，就像一不小心闖入了一個童話世界。

「螢火蟲，夜夜紅，飛到西，飛到東，一閃一閃亮晶晶。」這首童謠，在我小時候的鄉下，每個小夥伴都會唱。我們那個時候總是有空閒時間，捕鳥、網知了、逮青蛙、掏鳥蛋、捉螢火蟲。一眨眼的工夫，那些有趣的童年時光已被遠遠地拋到身後。

還記得我學到的最早關於螢火蟲的成語是囊螢映雪。實際上這是兩個故事，晉代車胤以螢火蟲照明讀書的故事和晉代孫康利用雪的反光來讀書的故事。螢火蟲身上的微光，成了我們民族記憶裏一盞不滅的燈，照着那些在困頓中依然仰望星空的靈魂。那光雖弱，卻強強地穿透了竹簡與布帛，穿透了千年的時光，至今讀來，仍覺有一股清剛之氣。那是一種對知識的渴望，物質越是匱乏，精神越要尋一條出路。光再小，也是與浩瀚黑暗的一種對峙。如今我們的夜晚亮如白晝，再也不需要去向自然借取那點點螢光了。但我們失去的，正是那種在幽暗裏凝神靜氣，與一囊流螢相對峙，內心那份獨有的專注與虔誠。那

光，不僅照亮書卷，更映照著一顆不受環境所困的心。

「叮叮鹿鳴，熠熠宵行」這句從《詩經》中流傳下來的詩句，說的就是螢火蟲，鹿跡斑斑場上留，螢火蟲閃閃閃閃間流。唐人韋應物的《玩螢火》中有「度月影才斂，繞竹光復流」這樣兩句，通過螢火繞竹的意象，描繪月光下螢火蟲光影流轉的靈動景象。晚唐杜牧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描寫一名孤單的宮女，於七夕之夜，仰望天河兩側的牛郎織女，不時用手團扇撲流螢來排遣心中寂寞。那流螢，是她被禁錮的青春裏唯一活潑、自由的東西。她的撲捉，與兒時我們的追跑，形式上何其相似，內裏卻浸染著完全不同的悲歡。我們的歡愉是純粹的，是懵懂童年與萬物嬉戲的歡愉。她卻是深宮中一種無言的哀愁。螢火蟲冷靜的光，同時照見了人間至純的童趣與至深的幽怨。

隋煬帝命人用斛裝滿螢火蟲，到酒酣時放出來，霎時星光點點，美不勝收。那場豪華的「螢火夜宴」，將這種浪漫推向了極致。以斛裝螢待到需要放出，苑圍成了流動的星河。這是一人為的星雨，是用權力攫取自然之美來裝點帝王的夢境。但我想，那萬千螢火被迫同時綻放的光華，或許遠不如鄉間河畔它們自在飛行的樣子來得動人。用人工藝造的極致奇觀，往往失了天地間那一點自然的韻味，這盛大的輝煌，如同煙花，刹那寂滅後，是更深的虛空。

我的思緒又被拉回眼前的現實。這些年，再回鄉間，夏夜依舊，堤坡、河畔、草叢卻沉寂了許多。那曾如星河瀉地的螢火，已零落成稀稀拉拉的幾個光點，彷彿一聲欲言又止的嘆息。是我們的燈光太亮，照得它們無處藏身？還是我們的溪流太濁，容不下它們生存？

我獨自沿著記憶中的田埂走着，腳下是鬆軟的泥土。忽然在河坡處又看見了一點、兩點的微光。它們怯生生地，在草葉間明滅，像是從時光的縫隙裏偷偷逃出來的一樣。我沒有去追，只是靜靜地看著，它們飛得不高也不快，那光一閃一閃，似乎在低語。

我們追尋的，從來不只是螢火蟲本身。我們追尋的，是「熠熠宵行」那般古老的詩意、是「繞竹光復流」的靈動意象，更是我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那光是時間深處伸出的路標，標記著我們精神的來路。它那麼微弱，一陣風、一陣雨，或許就能將它熄滅。但它又那麼堅韌，它活在《詩經》裏，活在晉代的典籍裏，活在唐詩宋詞的韻腳裏，也活在每個在鄉野間長大的孩子的心底。

鄉村的螢火是我種在心裏的星光。就讓這微弱的光靜靜地亮著吧，當世界睡去，它們便是大地上不眠的星辰。當鄉愁泛起，它們便是眾多異鄉人心中永不墜落的燈塔。這光穿過所有喧囂的歲月，在每一個需要慰藉的夜晚，輕輕地把整個故鄉的夏天，再一次點亮。

逛崗廈花市

演藝蝶影 小蝶

每年過年，我總愛購買很多鮮花，愛它綻放喜氣洋洋，也愛它透出滿室芬香。我們以前每年都向維多利亞花園花市的一名花農購買桃花，他總會預留兩大棵漂亮的桃花給我們。數年前開始，我們不再購買桃花，亦只是偶然到維園花市。我們也曾到過其他小花市，總覺得香港的年花選擇不多，價錢亦不便宜。

可能從小到大都到維園花市，逛了那麼多年，有點悶了。尤其是往年乾貨攤位很多，產品五花八門，亦有創意。檔員的叫賣、遊人車水馬龍地擠迫著、人們高舉著花束和玩具令我眼花繚亂，卻能營造熱鬧喜慶的氣氛，很有過年的感覺。可惜近年維園冷清了很多，無論是創意產品種類、年花品種和攤檔數目也都是了。

疫情過後，親戚告訴我深圳福田區崗廈的花市很特別，並帶我去逛逛。自此，我每年都到崗廈的花市買花。今年是馬年，崗廈花市入口處的拱門上置放著一頭像在空中奔跑的紅馬塑像，兩旁是種滿色彩繽紛鮮花的花圃，吸引不少遊人留影。

花市的攤檔裝置統一，無論是設計、顏色，以及字形和字體大小都一致。攤檔全在呈十字的四條街道上，井然有序。花市沒有刻意劃分花檔、食物區或乾貨區，像我對年花有興趣的人，便要走勻整個花市才能看畢所有花檔。幸好其他攤檔所售的貨品都有很多種類，看看也無妨。

花市內設有舞台，有歌手唱歌表演。另外，一隊穿上漢服的男女在人群中巡遊，又有非洲擊鼓樂手和舞蹈員表演非洲舞蹈，真是非一般的花市。

今年是弟妹首次到崗廈的花市，感覺很新鮮。他們最有興趣的是食物，弟妹差不多每個食物檔都上前研究。當中很多食物都不是香港常見的，如新疆小食、店員現場用大槌春打年糕等，我首次見到以香港本土食品雞蛋仔包著的雪糕。弟媳大破弟弟的怪囊，購買了很多小食，邊走邊吃。

我的目標貨物很明確——年花。住在深圳的親戚說今年年花的種類比往年少了很多，我也有同感。今年售賣的花主要是玫

瑰，什麼顏色都有，選擇很多。我愛玫瑰，挑選了很多。可是，除了玫瑰外，似乎沒有很多其他選擇。

還有，由於很多花對貓兒的健康有害，所以我們都不能購買。家中養貓的親戚看到心儀的花時，一定先向店主查問花兒的名稱，然後立即上網查該品種會否毒害貓兒，我們因此多次放棄購買。

話雖如此，我仍然購買了大量年花返港，女傭見到我們拿著那麼多鮮花回來後嚇了一跳。她拆開包裝後，告訴只顧購買而不會家中花瓶是否足夠的我，她當晚只能把部分鮮花插在水桶之內。年廿九那天，我只得早上外出購買大花瓶，把如花叢般的戰利品插好，花開富貴，迎接馬年。



● 崗廈花市入口。作者供圖